

不同自尊水平者的注意偏向*

李海江 杨娟 贾磊 张庆林

(西南大学心理学院, 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要 本研究分别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角度出发, 以大学生情绪面孔(高兴, 中性, 愤怒)图片为实验材料, 采用“空间线索任务”实验范式, 探讨不同自尊水平个体注意偏向的特点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 在无效线索条件下, 低外显自尊个体对以愤怒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反应时显著长于高兴和中性, 说明低外显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偏向是一种注意的解脱困难; 高内隐自尊个体在无效线索条件下, 对以高兴和愤怒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 说明高内隐自尊个体更易受到情绪性信息(愤怒和高兴)的吸引, 是一种选择性的注意维持倾向, 表现为注意的解脱困难。

关键词 外显/内隐自尊; 注意偏向; 注意解脱; 注意警觉

分类号 B849:C91; B842

1 引言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性评价, 是自我的核心成分和人格特征中关于自我价值感的核心概念, 影响着个体应对周围环境的方式(Kernis, 2003)。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认知行为研究发现, 高自尊个体倾向于对信息进行积极的加工, 更多的表现为乐观, 自信和期望成功; 而低自尊个体更多的与焦虑, 抑郁和攻击性等消极情绪和行为相关(Baumeister, Campbell, Krueger, & Vohs, 2003; Brown, 1986)。研究者认为, 高低自尊个体不同的认知加工偏好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差异(Dandeneau & Baldwin, 2004), 确切地说, 低自尊个体由于经常处于消极的社会评价和反馈之中, 因此对社会环境中负性信息非常敏感, 表现为负性注意偏向; 而高自尊个体由于经常得到肯定和赞扬, 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注意社会环境中的正性信息(Dandeneau & Baldwin, 2009; Leary, Tambor, Terdal, & Downs, 1995)。

注意偏向一般具有自动加工的特点。Dandeneau 和 Baldwin (2004) 采用情绪 Stroop 任务研究不同自尊水平个体对情绪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在情绪

Stroop 任务中, 被试的任务是命名词语书写的颜色, 包括三类词语, 拒绝词(忽略, 排斥, 孤立), 接受词(欢迎, 喜欢, 支持)和中性词(汤匙, 桌子, 厨房)。结果发现, 低自尊个体在拒绝词上比在接受词上表现出更大的 Stroop 干扰效应, 表明低自尊个体对拒绝词更加敏感, 对拒绝性的信息表现出注意偏向, 而高自尊个体对三类词语的反应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差异。研究者进一步采用“点-探测”范式(dot-probe paradigm) 对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情绪信息注意偏向进行研究(Dandeneau & Baldwin, 2009)。结果发现, 与接受过注意训练的低自尊个体相比, 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低自尊个体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注意偏向, 而高自尊个体之间没有表现出任何差异。

注意偏向的产生机制还没有一致看法。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注意偏向是由于特定的注意警觉所导致(Brosch, Sander, Pourtois, & Scherer, 2008), 另一种观点认为注意偏向是由于注意的解脱困难所导致(Cisler & Olatunji, 2010)。区分注意偏向是因为对情绪信息的警觉或是对情绪信息的注意解脱困难, 以往研究多采用“空间线索任

收稿日期: 2010-08-05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970892), 重庆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项目(CQ CSTC 2010BB500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WU1009100)资助。

通讯作者: 张庆林, E-mail: zhangql@swu.edu.cn

务”分别比较在有效线索位置上对中性与情绪性靶刺激的反应时以及在无效线索位置上对中性与情绪性靶刺激的反应时。前者考察的是注意的警觉,如果人们只是对情绪信息更加警觉,那么只有在有效线索位置才会出现注意偏向;后者考察的是对情绪信息的注意解脱,如果人们只是对情绪信息的注意难以解脱,那么只有在无效线索位置才会出现注意偏向(Fox, Russo, & Dutton, 2002)。

虽然以往研究结果表明,低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存在注意偏向,但是这种注意偏向究竟表现为注意的警觉还是注意的解脱困难,还没有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低自尊个体面对异性拒绝时,心理上表现出更多的自我责备,更消极的自我评价,生理上表现出更强的皮质醇反应(Ford & Collins, 2010)。Dodgson 和 Wood (1998)发现失败反馈会增加低自尊个体对自身不足的注意,并将这种否定归咎于自身固有的缺点。虽然高低自尊个体在负性情绪体验的认知调节策略上没有差异,但是低自尊个体在经历了负性情绪体验后,很少主动地采取策略对其进行认知调节(MacDonald & Martineau, 2002; Smith & Petty, 1995)。可以看出,低自尊个体对于消极事件的反应更多的是将注意指向自我,进行内部归因,说明低自尊个体很难或是不愿主动逃脱负性信息的影响。那么低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注意偏向的内在机制是否是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解脱困难呢,还是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警觉,或者是在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警觉之后出现对其的解脱困难?因此,本研究将运用“空间线索任务”的有效线索条件和无效线索条件来区分低自尊个体的注意偏向是因为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警觉还是注意的解脱困难。其次,以往研究只是从外显自尊的角度考察不同自尊个体的注意偏向,并没有从内隐自尊角度进行研究。内隐自尊是基于一种积极的内隐自我态度,即个体倾向于将自我与积极情感或评价相联系。研究也表明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两个独立的结构,二者之间存在很低的相关(Greenwald & Banaji, 1995; 蔡华俭, 2003; 周帆, 王登峰, 2005a),内隐自尊可能更易影响非言语的不受意识控制的行为(Spalding & Hardin, 1999)。Rudman, Dohn 和 Fairchild (2007)也发现个体的内隐态度对外在威胁非常敏感,例如当外在威胁存在时可以加剧个体的内隐组内偏好,这被认为特定的情感体验激活了个体的内隐反应倾向,但对外显反应却没有影响。因此,从内隐自尊角度探讨高低自

尊个体的注意特点,可能会得到不同于从外显自尊角度得到的结果。所以,本研究分别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两个角度出发考察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注意偏向及其内在机制,可以对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注意特点有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简称 SES)和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ve Test, 简称 IAT)对 116 名被试进行施测,根据以往研究(Rudman et al., 2007),按 SES 得分,选取两端各 1/3 的被试作为外显高低自尊组。其中 11 名被试因数数据不完整被删除,结果得到:低外显自尊组 32 人(男性 9 人),高外显自尊组 35 人(男性 12 人),年龄在 19~24 岁,平均年龄 21.02 岁。对外显自尊分组与性别进行卡方检验,发现性别与外显自尊分组不存在显著交互作用, $\chi^2(1) = 0.30, p = 0.59$ 。根据 IAT 得分,选取两端各 1/3 的被试作为内隐高低自尊组。其中 4 名被试因数数据不完整被删除,得到低内隐自尊组 36 人(男性 12 人),高内隐自尊组 38 人(男性 12 人),年龄在 19~24 岁,平均年龄 20.9 岁。同样对性别和内隐自尊分组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性别与内隐自尊分组不存在显著交互作用, $\chi^2(1) = 0.03, p = 0.87$ 。外显自尊高低组和内隐自尊高低组被试之间的交叉小于 6 人。

2.2 实验材料和设计

外显自尊:采用 Rosenberg 编制,季益富、于欣翻译并修订为中文版的自尊量表测量外显自尊,该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成,分 4 级评分(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根据在中国被试群体进行研究的结果(周帆,王登峰,2005a;田录梅,2006),由于存在中西方文化差异,该量表的第 8 个条目(“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不适合测量中国人的自尊水平,为了提升该量表的信效度,故在后面的分析中删去该题目。总分范围为 9~36 分,分数越高,表示外显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Dodgson 等人(1998)和 Fleming 等人(1980)曾分别报告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0.77 和 0.88(汪向东等,199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3,分半信度为 0.75。

内隐自尊:运用 IAT 来测量个体的内隐自尊水平。内隐联想测验在认知上以态度的自动化加工为

基础,包括态度的自动化启动和启动的扩散。它以反应时为指标,通过测量概念词-属性词之间的自动化联系强度继而实现对内隐态度的测量。测验中自我词包括:我、我的、我们的、自己、自己的、俺、自个、自身、咱们、本人;非我词包括:他、他们、别人、他人、外人、人家的、别人的、他们的、其他人、他的;积极词:荣誉、幸运、钻石、和平、健康、聪明、可爱、诚实、成功、强壮;消极词:愚蠢、丑陋、虚弱、失败、卑鄙、恶心、谩骂、痛苦、残忍、呕吐。

IAT程序第一部分要求对属性词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即把属于“积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F”键);把属于“消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J”键);第二部分要求对概念词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即把属于“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F”键),把属于“非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J”键);第三部分把前两部分出现的所有刺激词进行联合辨别,即把属于“我”和“积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F”键),把属于“非我”和“消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J”键);第四部分是第二部分的反转,要求把属于“非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F”键),把属于“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如“J”键);第五部分是第三部分的反转,即把属于“非我”和“积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F”键),把属于“我”和“消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相同的键反应(“J”键)。其中一、二、四部分均为练习部分,练习部分出错时,给予反馈。三、五部分分别为相容和不相容部分。实验中,相容的判断分类一半出现在不相容的判断分类之前,一半出现在之后,以消除可能存在的顺序效应。正式实验中相容的和不相容的部分各重复一次,在各部分之前出现(即第三、五部分各重复一次),作为各部分的练习,因此整个测验共有七部分,各部分之间给出被试的正确率和平均反应时,作为反馈。该程序已在国内研究中使用并证明是有效的(蔡华俭,2003;杨娟,张庆林,2009)。

空间线索任务(spatial cueing task):该范式改编于Posner等人(1971,2008)设计的外周线索任务(exogenous cue task),在该任务中,依照靶刺激与线索位置是否一致,分为有效线索提示(线索位置与靶刺激位置一致)和无效线索提示(线索位置与靶刺激位置不一致)两种类型,其中有效线索提示的比率为2/3,无效线索提示的比率为1/3。在有效线

索条件下,位置提示可以促进被试对靶刺激的反应,但在无效线索条件下,其可导致反应时的延长,这种现象称为“线索有效性效应”(cue validity effect)。当线索提示包含不同的情绪效价时,其在有效和无效两种线索条件下反应时的差异反应了不同的内容。比如负性和中性,其在有效线索条件下反应时的差异反应了注意警觉,而在无效线索条件下则反应了注意解脱(Koster, Crombez, Verschuere, van Damme, & Wiersema, 2006)。E-prime程序被用于刺激的呈现,呈现的背景为黑色,面孔图片来自中科院心理所制作的大学生面孔表情图片库(高兴24张,愤怒24张,中性24张)(白露,马慧,黄宇霞,罗跃嘉,2005)。面孔表情图片大小一致(5 cm × 7 cm),面孔的中心与屏幕的正中距离5 cm。在空间线索任务中,首先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两侧有两个长方形,呈现时间是500~1000 ms,然后在其中某一个长方形中呈现情绪面孔线索,呈现时间500 ms,紧接着是一个50 ms的掩蔽,最后是呈现于某一长方形中的靶刺激,1 cm × 1 cm的黑色实心正方形“■”,被试任务是当“■”出现左侧按“1”键,出现在右侧按“2”键,呈现时间最长为2000 ms,被试按键消失,具体流程见图1。整个实验分为2个组块,每个组块包含72试次,其中2/3的试次为有效线索提示,1/3的试次为无效线索提示。实验中对情绪面孔类型,线索类型以及靶子的呈现位置进行了匹配,对各种实验条件的呈现顺序也进行了随机化。被试事先被告知实验中有2/3线索提示为有效提示,要求被试尽量少动,少眨眼,眼睛注视屏幕中央。实验中被试坐在距离计算机屏幕60 cm处,为了尽可能快而准确地按下相应的键,被试事先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依次放在数字1、2键上。被试首先完成10次练习,待其完全掌握实验任务后进入正式实验。

实验采用2(自尊水平:高,低)×2(线索类型:有效,无效)×3(情绪面孔类型:愤怒,高兴,中性)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自尊水平为被试间因素,线索类型和情绪面孔类型为被试内因素。

2.3 施测程序

内隐联想测验和空间线索任务均在计算机上进行。IAT测验程序采用美国Inquisit专业心理软件公司编制的专用软件,经汉化和修改后用做本研究。空间线索任务采用E-prime软件编制。116名被试全部依次完成Rosenberg自尊量表,内隐联想测验和空间线索任务,实验采用个别施测,每个被

试居于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实验进行之前,主试要给被试讲解具体要求,直到被试理解之后才开始正

式实验。实验结束后,都给予一定的报酬,并进行解释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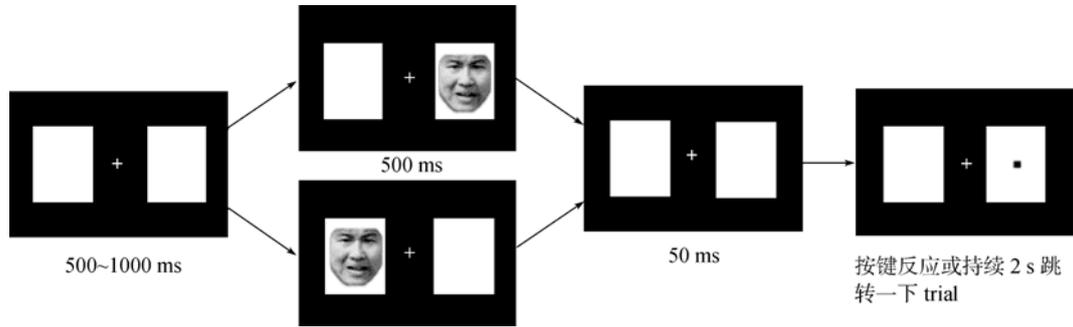


图 1 空间线索任务刺激序列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据预处理

对内隐联想测验的数据处理按照 Greenwald 等人(2003)提出的新方法进行:首先删除反应时过快(反应时 < 300 ms)的试次;其次,在未被删除的试次中,删除反应时 > 10000 ms 和 < 400 ms 的试次,但是保留错误反应的数据;最后对相容性分类任务(“自我”与“积极”,或“非我”与“消极”)和不相容分类任务(“自我”与“消极”,或“非我”与“积极”)的反应时分别求平均,其差便为内隐自尊效应的指标。数据分析的结果发现,相容和不相容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差异显著(相容条件和不相容条件的平均反应时分别为 782±125 ms 和 1013±232 ms, $t(114) =$

13.30, $p < 0.001$), 出现了明显的内隐自尊效应。这表明,被试倾向于将自我和积极词归为一类,在被试的自我图式中,自我与积极的词语联系更为紧密。这两种归类任务反应时之间的差异将作为内隐自尊个体的筛选指标。

按照已有研究(Fox et al., 2002)对空间线索任务进行数据预处理,删除错误反应的反应时,删除反应时小于 200 ms 和大于 1200 ms 的反应时以及超出平均反应时 2.5 个标准差的反应时,删除数据占总数据的 3.5%。

3.2 外显自尊与注意偏向

外显自尊高低水平组在不同线索和情绪面孔类型条件下靶刺激反应时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1。

表 1 外显自尊高低水平组在不同线索和情绪面孔类型下的反应时(ms)和标准差

线索类型	情绪面孔类型	高自尊组		低自尊组	
		M	SD	M	SD
有效线索	愤怒	352.72	38.70	376.11	41.49
	高兴	349.68	38.79	380.13	43.87
	中性	350.05	40.42	378.12	41.31
无效线索	愤怒	400.79	47.10	442.42*	50.99
	高兴	401.62	50.49	433.85	47.28
	中性	395.56	44.05	434.75	46.93

注: * $p < 0.05$, ** $p < 0.01$

对数据进行 2 (外显自尊水平: 高, 低) × 2 (线索类型: 有效, 无效) × 3 (情绪面孔类型: 愤怒, 高兴, 中性) 三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线索类型主效应显著, $F(1, 65) = 328.88, p < 0.01$, 无效线索条件的下平均反应时(418.17 ms)显著长于有效线索条件(364.47 ms)。外显自尊水平, 线索

类型和情绪面孔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F(2, 64) = 3.68, p < 0.05$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 低外显自尊个体在无效线索条件下, 对以愤怒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平均反应时(442.42 ms)显著长于高兴和中性(433.85 ms 和 434.75 ms), 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在有效线索条件下没有发现任何显著效

应。而高外显自尊个体在有效和无效线索条件下,对以上三种情绪面孔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反应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3.3 内隐自尊与注意偏向

内隐自尊高低水平组在不同线索和情绪面孔类型条件下靶刺激反应时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2。

表2 内隐自尊高低水平组在不同线索和情绪面孔类型下的反应时(ms)和标准差

线索类型	情绪面孔类型	高自尊组		低自尊组	
		<i>M</i>	<i>SD</i>	<i>M</i>	<i>SD</i>
有效线索	愤怒	369.01	45.74	353.13	41.56
	高兴	368.32	43.21	354.82	45.87
	中性	370.55	45.50	351.61	45.86
无效线索	愤怒	430.92**	54.70	406.15	53.73
	高兴	425.51**	54.32	402.53	52.19
	中性	416.95	54.76	404.68	53.85

注: * $p < 0.05$, ** $p < 0.01$

对数据进行2(内隐自尊水平:高,低)×2(线索类型:有效,无效)×3(情绪面孔类型:愤怒,高兴,中性)三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线索类型主效应显著, $F(1, 72) = 283.39, p < 0.001$ 。无效线索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414.46 ms)显著长于有效线索条件(361.24 ms)。线索类型和情绪面孔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F(2, 71) = 3.42, p < 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无效线索条件下,以愤怒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平均反应时(418.54 ms)显著长于中性(410.82 ms)。内隐自尊水平,线索类型和情绪面孔类型交互作用显著, $F(2, 71) = 4.66, p < 0.05$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表明,高内隐自尊个体在无效线索条件下,对以愤怒和高兴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平均反应时(430.92 ms和425.51 ms)显著长于中性(416.95 ms),而前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在有效线索条件下没有发现任何显著效应。而低内隐自尊个体在有效和无效线索条件下,对以三种情绪面孔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反应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4 讨论

实验分别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两个不同角度出发,采用空间线索任务,以大学生情绪面孔(愤怒,高兴和中性)为实验材料,对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注意偏向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研究。下面就外显自尊的高低和内隐自尊的高低对注意偏向的影响分别进行讨论,并对外显和内隐自尊的不同注意偏向机制进行综合讨论。

4.1 外显自尊对注意偏向的影响

外显自尊的研究数据显示,高自尊个体对以三

种情绪面孔为线索的靶刺激反应时,无论在有效线索和无效线索条件下,都没有显著差异,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偏向。而低自尊个体在无效线索条件下,对以负性情绪信息(愤怒)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反应时显著长于其它靶刺激的反应时,表现出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解脱困难;而在有效线索条件下对靶刺激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没有表现出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警觉。以往的两项研究(Dandeneau & Baldwin, 2004, 2009)分别采用情绪 Stroop 范式和“点-探测”范式均发现了低外显自尊个体存在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而本研究进一步对注意偏向的成分进行分离,发现低外显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表现为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解脱困难,而不是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警觉。

低外显自尊个体的注意偏向表现为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解脱困难,而高外显自尊个体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注意偏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研究表明(Di Paula & Campbell, 2002),高外显自尊个体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即具有较高的“追求成功”和较低的“回避失败”的动机。因此,高外显自尊个体所具有的这种成就动机,能使他们积极地“追求成功”又能够有效地面对“失败”,能使他们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进行有效地自我调节,不会出现对负性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相反对负性信息的过度体验导致了个体较低的自尊水平,由于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所以低自尊个体为了弥补个人缺陷和避免将来的负面结果,会在负性情绪信息(愤怒)上表现出注意的解脱困难。研究指出相对于高自尊个体,低自尊个体具有较低自我调节能力

和自我调节动机(Heatherton & Ambady, 1993; Mischel & Ayduk, 2002; Baumeister et al., 2003)。低自尊个体较低的调节动机和调节能力使其不愿去修复消极情感的影响,导致其对自我的消极情感体验会持续时间更长;而高自尊个体自我调节的模式能够帮助他们对自我具有更积极的评价,低自尊个体的调节模式使其对自我具有更消极或者是不积极的评价(Wood, Heimpel, & Michela, 2003)。相对于低自尊个体,高自尊个体会在可能获得成功的任务上坚持更长的时间,但是当有外部信息提示当前的任务是不可能被完成的时候,高自尊个体在经历多次失败后很少会继续坚持;而低自尊个体则不会有效的利用这些外在信息,尽管失败多次,仍对实验任务盲目的坚持(McFarlin, 1985; Sommer & Baumeister, 2002)。这种多次失败后仍盲目坚持的反应模式也反映了低自尊个体缺乏有效的自我调节,不能使其从失败中解脱出来(Di Paula & Campbell, 2002)。此外,对低自尊个体的注意模式进行认知调节干预,可以提高他们在面对负性信息时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当前的威胁和挑战,而且加快了注意从失败的情境中解脱出来(Dandeneau, Baldwin, Baccus, Sakellaropoulo, & Pruessner, 2007; Mikulincer, Shaver, & Pereg, 2003)。综合前人的研究和本实验的结果,可以说,低外显自尊个体存在较高的“回避失败”的动机,缺乏对负性信息的有效调节,导致在无效线索条件下对以负性情绪信息(愤怒)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反应时延长。

4.2 内隐自尊对注意偏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低内隐自尊个体无论在有效和无效线索条件下,对三种情绪面孔为线索的靶刺激反应时都没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和低外显自尊个体的表现不一致,出现了有趣的“反转”现象。

同样有趣的是,本实验结果表明,和高外显自尊个体的表现不同,高内隐自尊个体容易受到情绪性信息的吸引,表现为对情绪性信息的注意解脱困难,即高内隐自尊个体在无效线索提示下,对以愤怒和高兴面孔为提示线索的靶刺激的平均反应时显著长于中性,而前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有趣的“反转”?本研究认为,或许可以用情绪评价理论来解释。

情绪评价理论指出,刺激能否捕获注意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个体的需要、目标等多种因素(Ellsworth & Scherer, 2003)。据此推断,高内隐自尊个体具有

较强的面对高“情绪效价”信息的需要,对积极的正性面孔(高兴)和消极的负性面孔(愤怒)都会出现明显的注意偏向。这种偏向不是一种过于敏感的“警觉”,而是一种选择性的注意维持倾向(反应时上表现为注意的解脱困难)。这也就是说,高内隐自尊个体对外部积极的社会信息(别人的正性面孔)和消极的社会信息(别人的负性面孔)都会自动地诱发一种注意维持倾向,以便选择性地加以应对。

由于高内隐自尊个体对正性(高兴)和负性(愤怒)的社会信息都有同样的注意偏向,所以可以推断这种偏向具有“成长性需要”的性质,即将正性的社会信息看成是对自己的“强化”,而将负性的社会信息看成是反思自己、提升自我的机会(具有“闻过则喜”、“直面挑战”的风格)。已有研究也表明(Greenwald & Banaji, 1995),高内隐自尊个体更倾向于将自我和积极信息相联系,存在对正性信息的注意偏向;同时对负性信息也有明显的注意偏向,这源于高内隐自尊个体将负性信息解释为自我提升的机会,对自身不足的反思从而导致反应时的延长。

相对而言,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低内隐自尊个体的任何注意偏向,这或许说明低内隐自尊个体的内在的成长性需要偏低,对高“情绪效价”的社会信息的注意不够高。

4.3 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对注意偏向的不同作用机制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结果,本实验结果表明,外显自尊的高低和内隐自尊的高低对注意偏向具有不同的影响,进一步证明了“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是分离的两个结构、分别对不同层面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Greenwald & Banaji, 1995)。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对注意偏向的影响所具有的不同外部表现,折射出不同的作用机制。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低外显自尊个体和高内隐自尊个体都表现出了对负性情绪面孔(愤怒)的注意解脱困难,那么这两种外部表现的内在机制是一样的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两种外部表现的内在机制有什么不同呢?

外显自尊主要影响个体的社会性自我(或者叫做公我, public self)的功能,在本实验中主要表现为对他人面部表情所传达的社会信息的敏感程度上。高外显自尊个体由于对自己的社会性自我持肯定的态度,所以不会特别在意别人的态度,因此也不会对别人的面部表情信息(高兴、中性或者愤怒)

表现出不同的注意偏向; 而低外显自尊个体虽然和高外显自尊个体一样看重别人的态度(社会性评价), 但是由于对自己的社会性自我不够自信, 所以特别在意别人的态度, 并且特别在意那些容易伤害到自尊心的负面态度, 因此会对别人的负性面部表情(愤怒)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偏向(本实验条件下主要表现为对负性面部表情的注意解脱困难)。所以, 外显自尊对注意偏向的影响是以“社会信息”为中介而产生的间接影响。

而内隐自尊则主要影响个体的内在自我(或者叫做私我, private self)的功能, 在本实验中主要表现为对他人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效价”的敏感程度上。高内隐自尊个体由于具有较高的成长性需要, 所以对高“情绪效价”的社会信息(不管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会产生更强的注意偏向(在本实验条件下主要表现为注意解脱困难)。所以, 内隐自尊对注意偏向的影响是以个体内在的需要为直接动力的, 不需要以“社会信息”的正性或负性为前提条件。

内隐自尊是对自我的无意识性评价, 易受情绪信息的影响; 而外显自尊是对自我有意识的、精细加工后的评价, 易受社会赞许和自我服务的影响(Wilson, Lindsey, & Schooler, 2000)。个体同时拥有不同程度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 他们共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Rudman et al., 2007)。同时国内学者基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可能存在的结构的分离, 提出了自尊结构的概念(梁宁建, 吴明证, 邱扶东, 汤文洁, 丁莹, 2009)。认为自尊是由不同心理成分构成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自尊结构表现出个体差异性, 部分个体外显自尊高(低)的同时内隐自尊也高(低), 部分个体外显自尊高(低)而内隐自尊却较低(高)。研究者将前者称为一致性自尊结构(congruent self-esteem structure)个体, 将后者称为不一致性自尊结构(incongruent self-esteem structure)个体。本研究只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分离的角度考察了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注意偏向及其内在机制, 存在一定的局限。然而,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低外显自尊个体注意偏向的内在机制, 创新性的探讨了内隐自尊水平的高低对注意的影响。得到低外显自尊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偏向表现为注意的解脱困难; 高内隐自尊个体倾向于对情绪性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注意维持。实验的结果使得对不同自尊水平个体的注意机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同时也可以为心理治

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自尊被认为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与抑郁和焦虑等消极情绪成负相关, 调节着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周帆, 王登峰, 2005b; 吴明证, 梁宁建, 孙晓玲, 2009)。根据低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倾向, 可以通过实验有意识的对其注意模式进行训练操纵, 从而降低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敏感程度以及内部的应激反应, 进而提高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抗潜在心理问题的能力。

4.4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起初, 本研究打算运用空间线索范式的有效线索条件来研究注意警觉, 无效线索条件来研究注意解脱。结果只发现了无效线索条件下的注意解脱困难, 并没有在有效线索条件下发现注意警觉。一方面是因为低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偏向只是由于注意的解脱困难导致, 另一方面可能是在该范式下, 对注意警觉的测量有些不公平, 所以未能探测到注意警觉。实验过程中一个图片线索突然出现在视野上, 然而突然出现的刺激倾向于吸引视觉注意的加工(Yantis, 1996), 因此在有效线索条件下, 愤怒面孔提示线索很难再加快对注意的吸引(冯文峰, 罗文波, 廖渝, 陈红, 罗跃嘉, 2010), 一个可能的改善方法是, 在个体完成实验的过程中, 记录大脑的电生理数据, 从脑电波的变化来测量低自尊个体是否存在注意警觉, 这正是本研究下一步要完成的任务。

本研究还存在另外的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例如, 本研究只从分离的角度考察其对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个体注意偏向的特点, 可能有一定的局限, 如果按照国内学者提出的自尊结构的观点来探讨是否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另外, 低外显自尊个体是否会在注意解脱困难的同时还表现出更高的注意警觉? 如果这两种机制共同存在, 那么注意解脱困难和注意警觉又是如何相互作用, 并导致自尊功能的更严重丧失的? 又例如, 本研究采用面部表情作为注意偏向研究的“提示线索”, 这是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的刺激, 如果采用具有较少社会意义的刺激(例如, 与自尊相关的人格形容词)是否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呢? 如果得到不同的结果又说明自尊功能有什么样的作用机制呢? 再例如, 有研究(Spalding et al., 1999)表明, 低内隐自尊个体在参加自我相关的面试时表现出更高的焦虑水平, 而本研究没有发现低内隐自尊个体的任何注意偏向, 为什么低内隐自尊个体在本实验条件下未出现任何注

意偏向? 还有哪些条件会导致这种现象? 导致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未来我们的研究将进一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5 结论

从外显自尊的角度来看, 低外显自尊个体对负性情绪信息(愤怒)的注意偏向表现为对负性情绪面孔(愤怒)的注意解脱困难。

从内隐自尊的角度来看, 高内隐自尊个体更容易受到“情绪效价”信息(负性与正性情绪面孔)的吸引, 是一种选择性的注意维持倾向, 表现为对情绪信息的解脱困难。

参 考 文 献

- Bai, L., Ma, H., Huang, Y. X., & Luo, Y. J.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native 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a pretest in 46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 719–722.
- [白露, 马慧, 黄宇霞, 罗跃嘉. (2005). 中国情绪图片系统的编制-在 46 名中国大学生中的试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 719–722.]
- Baumeister, R. F., Campbell, J. D., Krueger, J. I., & Vohs, K. D. (2003).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4*, 1–44.
- Brosch, T., Sander, D., Pourtois, G., & Scherer, K. R. (2008). Beyond fear: Rapid spatial orienting toward positive emotional stimuli.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 362–370.
- Brown, J. D. (1986). Evaluations of self and others: self-enhancement bias in social judgement. *Social Cognition, 4*, 353–376.
- Cai, H. J. (2003). The effect of implicit self-esteem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xplicit self-esteem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5*, 796–801.
- [蔡华俭. (2003). 内隐自尊效应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 *心理学报, 35*, 796–801.]
- Cisler, J. M., & Olatunji, B. O. (2010). Components of attentional biases in contamination fear: evidence for difficulty in disengagement.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8*, 74–78.
- Dandeneau, S. D., & Baldwin, M. W. (2004). The inhibition of socially rejecting information among people with high versus low self-esteem: The role of attentional bias and the effects of bias reduction train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3*, 584–603.
- Di Paula, A., & Campbell, J. D. (2002). Self-esteem and persistence in the face of fail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3), 711–724.
- Dandeneau, S. D., & Baldwin, M. W. (2009). The buffering effects of rejection-inhibiting attentional training on social and performance threat among adult student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4*(1), 42–50.
- Dandeneau, S. D., Baldwin, M. W., Baccus, J. R., Sakellaropoulo, M., & Pruessner, J. C. (2007). Cutting stress off at the pass: Reducing vigilance and responsiveness to social threat by manipulating atten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651–666.
- Dodgson, P. G., & Wood, J. V. (1998). Self-esteem and the cognitive accessibility of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fter fail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178–197.
- Ellsworth, P. C., & Scherer, K. R. (2003). Appraisal processes in emotion. In R. J. Davidson, H. H. Goldsmith, & K. R. Scherer (Eds.), *Handbook of affective sciences* (pp. 572–595).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ng, W. F., Luo, W. B., Liao, Y., Chen, H., & Luo, Y. J. (2010). Attention biases of undergraduate women with fat negative physical self: orienting or maintena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2*, 779–790.
- [冯文峰, 罗文波, 廖渝, 陈红, 罗跃嘉. (2010). 胖负面身体自我女大学生对胖信息的注意偏好: 注意警觉还是注意维持. *心理学报, 42*, 779–790.]
- Fleming, J. S., & Watts, W. A. (1980). The dimensionality of self-esteem: Some results of a college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 921–929.
- Ford, M. B., & Collins, N. L. (2010). Self-esteem moderates neuroendocrine and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interpersonal rej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 405–419.
- Fox, E., Russo, R., & Dutton, K. (2002). Attentional bias for threat: Evidence for delayed disengagement from emotional faces. *Cognition & Emotion, 16*, 355–379.
- Greenwald, A. G., & Banaji, M. R. (1995).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attitudes, self-esteem, and stereotyp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4–27.
- Greenwald, A. G., Nosek, B. A., & Banaji, M. R. (2003).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 An improved scoring algorith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197–216.
- Heatherton, T. F., & Ambady, N. (1993). Self-esteem, self-prediction, and living up to commitments. In R.F. Baumeister (Ed.), *Self-esteem: The puzzle of low self-regard* (pp. 131–141). New York: Plenum.
- Kernis, M. H. (2003). Toward a conceptualization of optimal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Inquiry, 14*, 1–26.
- Koster, E. H. W., Crombez, G., Verschuere, B., van Damme, S., & Wiersema, J. R. (2006). Components of attentional bias to threat in high trait anxiety: Facilitated engagement, impaired disengagement, and attentional avoidance.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 1757–1771.
- Leary, M. R., Tambor, E. S., Terdal, S. K., & Downs, D. L. (1995). Self-Esteem as an interpersonal monitor: The sociomet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518–530.
- Liang, N. J., Wu, M. Z., Qiu, F. D., Tang, W. J., & Ding, Y. (2009). The structure of self-esteem and its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perspective from differentiation/integr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 51–54.
- [梁宁建, 吴明证, 邱扶东, 汤文洁, 丁莹. (2009). 基于分化/整合视角的自尊结构与心理调适的关系. *心理科学, 32*, 51–54.]
- MacDonald, T. K., & Martineau, A. M. (2002). Self-esteem, mood, and intentions to use condoms: When does low self-esteem lead to risky health behavio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8*, 299–306.
- McFarlin, D.B. (1985). Persistence in the face of failure: The

- impact of self-esteem and contingency inform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1, 153–163.
- Mikulincer, M., Shaver, P. R., & Pereg, D. (2003). Attachment theory and affect regulation: The dynamics, development, and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attachment-related strategie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 77–102.
- Mischel, W., & Ayduk, O. (2002). Self-regulation in a 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 Attentional control in the service of the self. *Self and Identity*, 1, 113–120.
- Posner, M. I., & Boies, S. J. (1971). Components of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78, 391–408.
- Posner, M. I., & Fan, J. (2008). Attention as an organ system. In J. R. Pomerantz, & M. C. Crair (Eds.), *Topics in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From cells to cognition*.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dman, L. A., Dohn, M. C., & Fairchild, K. (2007). Implicit self-esteem compensation: Automatic threat defen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798–813.
- Smith, S. M., & Petty, R. E. (1995). Personality moderators of mood congruency effects on cognition: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 1092–1107.
- Sommer, K. L., & Baumeister, R. F. (2002). Self-evaluation, persistence, and performance following implicit rejection: The role of trait self-estee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 926–938.
- Spalding, L. R., & Hardin, C. D. (1999). Unconscious unease and self-handicapping: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 535–539.
- Tian, L. M. (2006). Shortcoming and merits of Chinese version of Rosenberg (1965) Self-Esteem Scale.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26(2), 88–91.
- [田录梅. (2006). Rosenberg (1965) 自尊量表中文版的美中不足. *心理学探新*, 26(2), 88–91.]
- Wang, X. D., Wang, X. L., & M, H. (1999). *Rating scales for mental health* (Rev. ed.) (pp. 318–319). Beijing, China: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Press.
-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pp. 318–319).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 Wilson, T. D., Lindsey, S., & Schooler, T. Y. (2000). A model of dual attitud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7, 101–126.
- Wood, J. V., Heimpel, S. A., & Michela, J. L. (2003). Savoring versus dampening: Self-esteem differences in regulating positive affe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566–580.
- Wu, M. Z., Liang, N. J., & Sun, X. L. (200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structure and attentional bias in negative feedback conditio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2, 27–33.
- [吴明证, 梁宁建, 孙晓玲. (2009). 消极反馈条件下青少年自尊结构与注意偏差的关系. *心理研究*, 2, 27–33.]
- Yang, J., & Zhang, Q. L. (2009). The risk aversion in gamblers with different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5, 61–65.
- [杨娟, 张庆林. (2009). 不同自尊者在赌博情境下的风险规避行为. *心理发展与教育*, 25, 61–65.]
- Yantis, S. (1996). Attentional capture in vision. In A. F. Kramer, M. G. H. Coles, & G. D. Logan (Eds.), *Converging operations in the study of visual selective atten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Zhou, F., & Wang, D. F. (2005a).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lf-esteem under Chinese cultur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7, 100–105.
- [周帆, 王登峰. (2005a). 人格特质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的关系. *心理学报*, 37, 100–105.]
- Zhou, F., & Wang, D. F. (2005b). Explicit/implicit self-esteem and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9, 197–199.
- [周帆, 王登峰. (2005b). 外显和内隐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 197–199.]

Attentional Bias i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Self-Esteem

LI Hai-Jiang; YANG Juan; JIA Lei; ZHANG Qing-Lin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SWU),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wealth of evidence demonstrating attentional bias for negative (angry) stimuli in low self-esteem (LSE) participants, but the components of the bias (vigilance versus difficulty in disengagement) remains unclear. Researcher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 self-esteem (HSE) were able to successfully engage in negative mood regulation by recruiting positive thoughts and memories to assuage the dysphoria caused by the negative mood manipulation. By contrast,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were either unmotivated or unable to engage in mood regulation and thus wer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he sad mood

manipulation (MacDonald & Martineau, 2002). Wood and her colleagues (1990) have shown that negative moods can increase self-focus. For persons with low self-esteem, focusing on the self may prime feelings of general negativity about the self, thereby leading to global negative self-evaluations. Such feelings of inadequacy may be hard to escape. Smith and Petty (1995) have demonstrated that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are less motivated or able than individuals with high self-esteem to engage in cognitive strategies to counteract negative mood states. All these evidences suggested that attentional bias for negative stimuli among individuals with low self-esteem may be derived from difficulty in disengaging attention from negative stimuli. Using a spatial cueing task, we clearly examined the components of attentional bias (vigilance, difficulty in disengagement or both) among low self-esteem participants.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just examined the modulation of explicit self-esteem on attention, it is still unclear the effects of implicit self-esteem on attention.

In present study, there were 67 subjects (32 LSE) in explicit self-esteem group and 74 subjects (36 LSE) in implicit self-esteem group.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and implicit associate test (IAT) were used to test participants' explicit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level respectively. In spatial cueing task, cues were "neutral", "happy", or "angry" facial expression presented for 500ms. Targets appeared either in the same location as the face (valid trials) or in a different location to the face (invalid trial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press "1" or "2" button to indicate the position of target in a 2000ms interval. A three-way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on the average latencies of spatial cueing task in explicit and implicit self-esteem group was conducted, respectively, with self-esteem (high, low) as a between-subjects factor, and emotion facial type (happy, angry, neutral) and cue validity (invalid, valid) as a within-subjects factor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low explicit self-esteem individuals showed significantly longer response latencies when the face cue was "angry" relative to "neutral" and "happy" on invalid trials. High implicit self-esteem individuals took longer time to response to a target when the face cue was "angry" or "happy" relative to "neutral" on invalid trial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attentional bias in low explicit self-esteem participants may reflect a difficulty in disengaging from negative stimuli; while attentional bias in high implicit self-esteem individuals may reflect a selectively attentional maintenance on the emotional stimuli, hence they were more easily affected by emotional stimuli and behaved as though they were hard to disengage from emotional stimuli.

Key words explicit/implicit self-esteem; attentional bias; disengagement; vigilance